



曾国藩传

中国学术名著丛书

典藏

曾国藩传

蒋星德

非外借


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

中国学术名著丛书

曾国藩传

蒋星德


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蒋星德：曾国藩传 / 蒋星德著. — 长春：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2016.5

(中国学术名著丛书)

ISBN 978-7-5581-1194-5

I . ①蒋… II . ①蒋… III . ①曾国藩 (1811-1872) — 传记 IV . ① K827=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57727 号

蒋星德：曾国藩传

著 者 蒋星德

出版策划 杜贞霞

责任编辑 齐琳 史俊南

封面设计 映象视觉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 151 千字

印 张 10.5

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电 话 总编办：010-63109269

发行部：010-51396619

印 刷 北京航天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581-1194-5

定价：25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梁启超论曾国藩 / 1

第一章 少年时代 / 3

第一节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背景 / 3

第二节 曾国藩的家世 / 6

第三节 少年时代的生活 / 8

第四节 到北京去 / 9

第二章 京官生活 / 13

第五节 刻苦自励 / 13

第六节 留心时务 / 17

第七节 观察人才 / 19

第八节 鲠直敢言 / 22

第三章 督办湘勇 / 25

第九节 丁忧回籍 / 25

第十节 创办团练的意义和方法 / 27

第十一节 湘军之形成——创立水师 / 29

2 曾国藩传

第四章 继续不断的奋斗 / 33

第十二节 第一次交战失利 / 33

第十三节 湘鄂间的互争雄长 / 36

第十四节 坐困南昌 / 38

第十五节 父丧回籍与奉诏援浙 / 41

第五章 对于太平天国 / 45

第十六节 先立定脚跟 / 45

第十七节 祁门之急 / 48

第十八节 曾国荃的战功 / 50

第十九节 重用李鸿章的经过 / 53

第二十节 克复南京 功成思退 / 58

第六章 晚年生活 / 65

第二十一节 剿捻的经过 / 65

第二十二节 刷新吏治与整饬营务 / 68

第二十三节 留心洋务 / 72

第二十四节 患病与逝世 / 77

第二十五节 湘乡遗闻 / 81

第七章 曾国藩不凡的人格 / 85

第二十六节 律己以严 / 85

第二十七节 治家勤俭 / 87

第二十八节 “拙诚”的实效 / 91

第二十九节 虚心求过 / 93

第三十节 待人忠恕 / 95

第八章 曾国藩的政治思想 / 97

第三十一节 离不开儒家的范围 / 97

第三十二节 和太平天国政治思想的根本冲突 / 99

第九章 曾国藩的行政方法 / 103

第三十三节 作育人才 / 103

第三十四节	整饬吏治 / 106
第三十五节	清厘财政 / 107
第三十六节	讲立法度 / 109
第三十七节	振兴教育 / 111
第三十八节	救济民生 / 112
第三十九节	厉行建设 / 114
第十章	曾国藩的治兵方略 / 117
第四十节	驭将 / 117
第四十一节	治兵 / 119
第四十二节	战术 / 122
第四十三节	军制 / 125
第四十四节	团练 / 125
第四十五节	联络绅士 / 127
第四十六节	实干精神 / 130
第十一章	曾国藩的文学修养 / 133
第四十七节	好读书 / 133
第四十八节	勤写字 / 135
第四十九节	家书与日记 / 136
第五十节	论诗文 / 139
第五十一节	喜作楹联 / 141
第五十二节	曾国藩的幽默 / 143
第十二章	曾氏对于当时及后世的影响 / 147
第五十三节	中兴事业 / 147
第五十四节	一代风气 / 149
第五十五节	对于后世的影响 / 151
	曾国藩年表 / 155

梁启超论曾国藩

曾文正者，岂惟近代，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；岂惟我国，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。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，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；其所遭值事会，亦终身在拂逆之中。然乃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三并不朽，所成就震古铄今，而莫与争者，其一生得力在立志，自拔于流俗，而困而知，而勉而行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；不求近效，铢积寸累，受之以虚，将之以勤，植之以刚，贞之以恒，帅之以诚，勇猛精进，坚苦卓绝。如斯而已！如斯而已！

孟子曰：“人皆可以为尧舜。”尧舜信否尽人皆可学焉而至，吾不敢言；若曾文正之尽人皆可学焉而至，吾所敢言也。何也？文正所受于天者，良无以异于人也。且人亦孰不欲向上？然生当学绝道丧、人欲横流之会，窳败之习俗，以雷霆万钧之力，相罩相压，非甚强毅者，固不足以抗圉之。荀卿亦有言：“庸众駑散，则劫之以师友。”而严师畏友，又非可亟得之于末世，则夫滔滔者之日趋于下，更奚足怪！其一二有志之士，其亦惟乞灵典册，得片言单义而持守之，以自鞭策、自夹辅、自营养，犹或可以杜防堕落而渐进于高明。古人所以得一善，则拳拳服膺而日三复，而终身诵焉也。抑先圣之所以扶世教、正人心者，四书六经亦盖备矣。然义丰词约，往往非末学所骤能领会，且亦童而习焉，或以为陈言而忽不加省也。近古诸贤阐扬辅导之言，益汗牛充栋，然其义大率偏于收敛，而贫于

发扬。夫人生数十寒暑，受其群之荫以获自存，则于其群岂能不思所报？报之则必有事焉，非曰逃虚守静而即可以告无罪也明矣，于是乎不能不日与外境相接构。且既思以己之所信易天下，则行且终其身以转战于此浊世。若何而后能磨炼其身心，以自立于不败？若何而后能遇事物泛应曲当，无所挠枉？天下最大之学问，殆无以过此，非有所程式而养之于素，其孰能致者？

曾文正之歿，去今不过数十年，国中之习尚事势，皆不甚相远。而文正以朴拙之姿，起家寒素，饱经患难，丁人心陷溺之极运，终其生于挫折讥妒之林，惟恃一己之心力，不吐不茹，不靡不回，卒乃变举世之风气而，挽一时之浩劫。彼其所言，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，故其亲切有味，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，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。孟子曰：“闻伯夷之风者，懦夫有立志。”又曰：“奋乎百世之上，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。”况相去仅一世，遗泽未斩，模楷在望者耶？则兹编也，其真全国人之布帛菽粟而斯须不可去身者也。

第一章 少年时代

第一节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背景

距今一百二十多年以前，当清嘉庆十六年（公历1811年）的时候，在湖南湘乡地方，出生了一个小孩子。这孩子后来成就了一番大事业，替行将崩溃的清政府延长了六十年的寿命，而他的人格和办事精神，比他的军功更受人钦敬。这人是谁？便是清中兴名将文人而消灭太平天国的曾国藩。

大家也许要怀疑，曾国藩以一文弱书生，训练乡勇以保卫桑梓，卒将“传警达十七省，奋斗垂十五年”的太平军，加以消灭，倘若不是“奇迹”，定是“天意”了。其实曾国藩的一生事业，绝非偶然的成功。我们要研究他一生奋斗的经过，先得看清曾国藩所处的时代背景。

曾国藩的初年，距清开国近二百年，承平日久，官吏不免习于荒嬉，政事也就日非，当时的情形是：

时值承平日久，朝野酣嬉，习于虚伪，军事吏治，腐败已极，无可拔之饷，无可战之兵。

（《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·附录》）

当时吏治的腐败，日甚一日，清政府掌握政权，排挤汉人，一般自爱的人，都洁身退隐山林，为官的都是些尸位素餐、消玩时日的人，而一般官吏，更肆暴戾，作威作福，为所欲为。道光三十年（1850年）曾国藩描写当时的官僚现象如下：

……大率以畏葸为慎，以柔靡为恭，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：曰退缩，曰琐屑；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：曰敷衍，曰颛预。退缩者同官互推，不肯任怨，动辄请旨，不肯任咎是也；琐屑者利析锱铢，不顾大体，察及秋毫，不见舆薪是也；敷衍者装头盖面，但计目前，剜肉补疮，不计明日是也；颛预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，章奏粉饰，而语无实际是也，有此四者，历俗相沿，但求苟安无过，不求振作有为，将来一有艰巨，国家必有乏才之患。

（《应诏陈言疏》）

当时兵营的腐败，也已达了极点。绿营兵平时做小贩，拨乱民间，战时互相推诿，败则逃，胜则相嫉，毫无纪律可言。曾氏说：

兵伍之情状，各省不一，漳、泉悍卒，以千百械斗为常，黔、蜀冗兵，以勾结盗贼为业。其它吸食鸦片，聚开赌场，各省皆然。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，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。见贼则望风崩溃，贼去则杀民以邀功……

（《议汰兵疏》）

另一位中兴名将胡林翼又描写当时一个清将军胜保的情形说：

胜保每战必败，每败必以胜开。

胜保在蒋坝，残败不复能军，山东人向呼此公为“败保”。

盖其治军也，如郑公子突所谓“胜不相让，败不相救；轻而不整，贪而无亲”者矣。

（《胡林翼遗集》卷六十五）

因为政治的不良，兵营的腐败，成为种种社会不安的因素，在上者不知民间疾苦，造成“官逼民反”的事实，所以在太平天国发生以前，长江上游常生乱事，此外瑶乱于湖南、广东、广西。尤以广西的苗乱为甚。但因为规模不大，组织不善，所以经官方加以压制，不能酿成大患。道光二十七八年间两广大饥，于是群盗纷起，到处劫掠，洪秀全乘机扩充势力，组织会堂，号召民众，在道光三十年（1850年）二月间起事于广东桂平金田村，咸丰元年（1851年）称太平天国，遂成不可收拾之势。

匪患扰乱和天灾流行，使民间疾苦更深。道光年间黄河下游时常决口，河南一带，饥民极多。此外淮水变乱常生，同时南北运河时常出漕，两岸堤墙塌卸，民无宁日。那时民间的苦况：

地方之苦，百物荡然，公私赤立，民固无以自活，官亦几难自存。又或到任未久，寇氛踵至，纵有贤员，莫能措手，即行军所过，亦往往百里不见炊烟，竟日不逢行人。

（《致吴竹如书》）

此外曾国藩所处时代的一个最大特点，便是海禁大开，帝国主义对华开始侵略。在曾国藩以前，中国还是因循着几千年的闭关时代，而他适逢其时，亲启了这个新时代的序幕。从鸦片战争到英法联军，是中国对外开始大失威信的时期。太平天国起于鸦片战争失败之后，盛于英法联军进攻津、京之时，当时的内乱外患，使得国家日处于风雨飘摇之中。曾国藩身经目睹，奋力挣扎，其遭遇之苦可以想见。

从上面说来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所处时代的一个概况。曾国藩的时代，简单地说，是一个政治黑暗、军队腐败、社会不安、天灾流行、内

乱外患交相侵迫的一个时代，但曾国藩卒能赤手空拳，任劳任怨，平定内乱，使濒于危亡的清政府，延长了六十年的寿命。我们看察曾氏事业的成功，虽说是基于天生过人的才力，但也是艰难困苦的环境，造成他的惊人事业。

第二节 曾国藩的家世

近代人讨论曾国藩的生平事业，以为替清卖气力，扑灭太平天国，这种人不足齿的。

曾国藩出生的时代，当西历十九世纪的初叶，欧美虽已开始了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思想，但中国一向是闭关自守，除掉几千年传下来的忠君孝悌，绝没有其它具体的政治思想的存在。洪秀全的革命运动，究竟免不掉当时一般士大夫的侧目。所以我们倘以二十世纪现代的目光，去平衡十九世纪初叶曾氏的政治思想，是缺乏评判的根据的。

曾国藩的家世，我们可以拿一句话去包括它，叫做“耕读传家”。耕读二字本是中国历来士大夫的职业，耕则退可以自守，读则进可以干禄。在清时代，不独湖南湘乡曾氏一家为然，那时凡称得上“士”的，大都如此，观了下面这一节曾国藩祖父玉屏的自述，便可以知道曾氏的家世怎样：

……余年三十五，始讲求农事，居枕高嶂山下，塍峻如梯，田小如瓦。吾凿石决壤，开十余畛而通为一，然后耕夫易于从事。吾听宵行水，听虫鸟鸣声，以知节候，观露上禾颠以为乐。种蔬半畦，晨而耘，吾任之，夕而粪，佃保任之。入而饮豕，出而养鱼，彼此杂职之。凡菜茹手植而手擷者，其味弥甘；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，食之弥安也。吾宗自元、明居衡阳之庙山，久无祠宇，吾谋之宗族诸老，建立祠堂，岁以十月致祭。自国初迁居湘乡，至吾曾祖元吉公，基业始宏，吾又谋之宗族，别立祀典，

岁以三月致祭。世人礼神微福，求诸幽遐，吾以为神之陟降，莫亲于祖考，故独隆于生我一本之祀，而他祀姑阙焉。后世虽贫，礼不可堕；子孙虽愚，家祭不可简也。吾早岁失学，壮而引为深耻，既令子孙出就名师，又好宾接文士，候望音尘，常愿通材宿孺，接迹吾门，此心乃快。其次老成端士，敬礼不怠。其下泛应群伦。至于巫医僧徒堪舆星命之流，吾屏斥之惟恐不远。旧姻穷乏，遇之惟恐不隆。识者观一门宾客之雅正疏数，而卜家之兴败，理无爽者。乡党戚好，吉则贺，丧则吊，有疾则问，人道之常也，吾必践焉，必躬焉。财不足以及物，吾以力助焉。邻里讼争，吾常居间以解两家之纷；其尤无状者，厉辞诘责，势若霆摧，而理如的破，悍夫往往神沮。或具尊酒通殷勤，一笑撤去。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，在上则息万物之嚣，其道一耳。津梁道途废坏不治者，孤嫠衰疾无告者，量吾力之所能，随时图之，无不卜补，若必待富而后谋，则天下终无成之事矣。

（《曾文正公大事记》卷一）

这篇文章虽未必没有夸张的成分，但从上面看来，像立祠堂，隆祭祀，敬宿儒，屏斥医卜星相，救济穷乏，优待乡党，调解讼争，这许多事情都是稍有名望的耕读人家所优为的，并无多大的夸张。

曾氏虽“自明以来，世业农，积善孝友，而不显于世”，但是他家虽不曾做大官，却无疑是一个乡间缙绅。上面的一篇自述，不啻为“耕读”二字写照。曾国藩从小生长在这种家庭里，眼目所接触的，是尊辈勤俭素朴的生活；耳朵所听到的，是礼义廉耻一类的训诲；书上所读的，是忠君爱国的思想。以这样的家世，这样的环境，终于造成了曾氏这样的人物。

曾国藩的一生事业，是和他的家世息息相关的。从大处说，他所领导的湘勇和太平军的战争，无异于一幕宗教战争。因为太平军信奉的是类似天主教的一种宗教，这在儒家看来是违反孔、孟之道的所谓“异端”，曾国藩的家世是世代宗儒，言必孔、孟，对于太平天国那种“异端”，无疑

是要深恶而痛绝之了。从小处说，曾国藩的一生，没有一时忘记他祖先的遗训，在他的日记和书信里，都可以看出来。他信奉祖父的遗训，黎明即起，克勤克俭，周恤贫穷，疏医远巫，甚至把祖父的家规，编成八字句：

“书、蔬、猪、鱼、考、宝、早、扫，常说常行，八者都好；地、命、医、理、僧、巫、祈、祷，留客久住，六者俱恼。”直到后来官封一等侯爵，做了两江直隶等总督，对于勤俭家训，还不敢私毫逾闲。曾国藩一生私德的伟大实在是他的家世有以促成的。

第三节 少年时代的生活

曾国藩的父亲名叫竹亭，是一个劳苦积学的人，一直考试不利，直到四十三岁才“入学”。国藩的母亲江夫人，生了五个儿子四个女儿。国藩字伯涵，号涤生，在九位兄弟姊妹中他居次长，二弟国潢（澄侯），三弟国华（温甫），四弟国荃（沅浦），五弟国葆（事恒）。他的姊姊名叫国兰，三位阿妹名国蕙、国芝、国×（季妹）。

曾国藩是嘉庆十六年（1811年）十月十一日，生于湖南湘乡白阳坪的。五岁的时候（嘉庆二十年），他的祖父和父亲便教他读书，六岁时入家塾，以陈雁门为问字师。

曾国藩的父亲，既然考试不得志，于是便在家塾“利见斋”中，招收了十多个学生，从事教书的工作，曾国藩便在他父亲的家塾中，受了七八年的教育。

道光四年（1824年）的时候，曾国藩年十四岁，那时有一位衡阳廪生欧阳沧溟，常来家塾，见国藩才气过人，因此便把自己的女儿许字给他。曾国藩订婚后，便跟着父亲竹亭到长沙去“应童子试”，可是这次并没有考取。回来以后，在父亲竹亭设立的家塾“锡麒斋”中读书。到十六岁时（道光六年），“应长沙府试”，取列第七名。

当他二十岁时（道光十年），曾到衡阳唐氏家塾，拜汪觉庵为师，

次年从衡阳回家，冬季后在湘乡“涟滨书院”肄业。第二年他的父亲竹亭“以府试案首入湘乡县学”，他自己也“应试备取以佾生注册”。考试完毕后，仍旧回到家塾“利见斋”。

道光十三年（1833年）十二月，曾国藩和他的夫人欧阳氏结婚，是年补县学生员。

第二年他肄业于“岳麓书院”，因为能诗能文，声名很盛，不久便中了第三十六名举人。

第四节 到北京去

曾国藩中举之后，便在这年十一月中到京都（北京）去。那时的交通不像现在便利，从湖南湘乡到北京（京），最快也需二十天，有时甚至要走一个多月。

国藩到了北京后，住在长沙郡馆，准备着考进士，第二年考试失败，便留在北京读书。黎庶昌等编的年谱中说：

……会试不售，留京师读书，研究经史，尤好昌黎韩氏之文，慨然思蹶而从之。治古文词自此始。

（道光十五年）

次年考试又不利，总觉得心中有些气闷，因此便想回湖南，并且绕道江南一游。那时曾国藩有一位同乡，姓易名作梅，在江苏徐州府的睢宁县做知县。国藩和他熟识，因此，便去访问他。从清江浦到扬州再到南京，一路游览而来，再从长江水道回到湖南湘乡。

曾国藩在京都住了将近两年，窘困得很，因此在经过睢宁时，向易作梅借了一百块钱。作梅以为他有急用，当然随便地借给他了。谁知曾国藩路过南京，把这笔款子完全买了书。还不够，便把衣服送进质当店，换出

钱来买书。大凡有大学问的人，都不免干这种呆事。记得中山先生在伦敦的时候，穷困不堪，许多青年留学生筹了一笔款子，大约是三十金镑，给中山先生换面包吃的，谁知中山先生宁愿挨饿，却把这笔钱去买了书，把青年留学生气恼了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的读书癖。

国藩回到家里，把所买的廿三史取出来给他的父亲竹亭看。竹亭才知道这事的原委，他说：“你借钱买书，我绝不吝惜，但望你能细心阅读！”在这一年中，国藩在家里尽心读书。

曾国藩不独有读书癖，并且求知欲也很强。他听说浏阳孔庙祭祀时，奏的是古乐，引起他考证音律的兴趣，因此便到浏阳县去，和浏阳举人贺以南等研究声音律吕的源流，住了两个月，归家时经过长沙，遇到刘蓉、郭嵩焘等；年轻而有才气的人遇见了，免不了纵谈古今，讨论学问，因此国藩在长沙又住了一个多月，才分别回家。

这年（道光十七年）曾国藩年二十七岁，做了父亲。这年十月间，他生了第一个儿子，取名栢第，但这孩子活不多久，在十五个月后便染天花殇亡了。国藩因为在家已近两年，想到科名一事，禁不住跃跃欲试，因此在这年十二月间，预备进京赴考。可是家里一时筹不出这笔款子，只得向同族戚友家借了三十二缗钱，动身赴京，到京都时身边只剩着三缗钱了。那时生活程度虽低，可是像曾国藩这样苦的赴考者却不多。

曾国藩在十二月间从湖南动身，在路上过了年，第二年的（道光十八年）正月进了京都，住在内城西登幄堂。这一年他的考运大佳，看下面一段记载：

道光十八年戊戌科会试，中式第三十八名贡士。正大光明殿覆试一等。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，赐同进士出身。朝考进呈，拟一等第三名，宣宗拔置第二名，改翰林院庶吉士。

（《曾文正公大事记》）

曾国藩在道光十七年十二月入京时还不过是一个举人，到十八年五月

便做了翰林院庶吉士，真合上俗话“青云直上”了。

和国藩同时考取进士的同乡，有梅钟澍、陈源兗，都是他的好朋友。国藩从小对于读书便有卓见，不随流俗。进了翰林院之后，便自立课程，并且把自己的研究著述工作分为五门：茶余偶谈，过隙影，馈贫粮，诗文钞和诗文草。曾氏本名子城，在中进士后，更名国藩，表示其有国家大志的意思。

道光十八年八月，曾国藩请假出都，和凌玉垣、郭嵩焘同行。走到湖北，船遇大风，十二月到家。那时国藩的祖父星冈还健在，见他做了翰林回来，置酒称庆，并且对他的父亲说：

吾家以农为业，虽富贵，毋失其旧；彼为翰林，事业方长，
吾家中食用无使关问，以累其心。

所以：

自是以后，公官京师，十余年未尝知有家累。

（《曾文正公年谱》）

读书人所认为重要的事，不外乎游谒贤祠和修理族谱了。家累既用不着国藩去管，所以在次年（道光十九年）五月，曾国藩从家乡经衡阳到耒阳县，谒杜工部（甫）的祠堂，六月间回家后，从事“议修谱牒，清查源流”的工作。从这一年起，他开始写日记，每天把所做的事和所读的书都记下，名叫“过隙影”。他用着非常的毅力去写日记，直到他病歿的前一天，他的日记册上还遗留着新鲜的笔迹。

这年十一月间他做了第二个儿子的爸爸，这孩子就是后来在外交界上大露头角的曾纪泽。同时他动身上北京，父亲竹亭和叔父高轩送他到长沙。十二月底经过汉口，路经罗山县遇到大雪，便留在罗山度岁。到第二年正月，才换车进京。